

孟小冬
与

丁秉鎰 著



言高譚馬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丁秉鐸 著



孟小冬

与

言高谭马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小冬与言高谭马/丁秉铤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209-04792-0

I. 孟… II. 丁… III. ①孟小冬(1907~1977) — 生平事迹
②京剧 — 演员 — 生平事迹 — 中国 — 现代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6666号

中文简体字版由台湾大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中文简体版权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翻印。

山东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5-2009-003

责任编辑: 王海涛

装帧设计: 蔡立国

孟小冬与言高谭马

丁秉铤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 (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装

规 格 32开 (150mm × 228mm)

印 张 7.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3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209-04792-0

定 价 25.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调换。(0539)2925659

侯 序

侯榕生

二十余年前，中国广播公司有个很受听众欢迎的节目“猜谜晚会”。事隔多年，我们寄居美国的老中们，当然是老一辈的老中，常常引用“四个灯，答对啦”这句话。该节目主持人，即是丁秉铨先生。不但此也，丁先生也主持大型平剧清唱晚会，是当时广播界的红人儿。

丁秉铨先生，在我们小地方北平住过不少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也在天津住过多年，在他生前大著《北平、天津及其他》有很详细的说明。

那时，我们不但听到广播中丁先生的高亮声音，在平剧演出的场地，准可以看到他的本人：高大、健壮，笑口常开，一口的京片子。那时，大鹏剧团演出多在空军介寿堂，其他剧团演出多在国光戏院——即国军文艺中心——在前五排的左方，是剧评家的专席，群贤毕集，其中有两位高身量的北平人，一位是包缉庭先生，另一位即是丁秉铨先生。包先生是北平科班富连成专家，丁先生则涉猎广泛，多着重平剧成名演员的描写、介绍、轶事，对每一位名伶都是一幅忠实而完整的画像，所搜罗的资料也非常翔实。对于名伶演出的记载，可

追溯到民国三年，其中有系统的文章，如：杨小楼、金少山，李世芳、毛世来、宋德珠、张君秋四小名旦，黄桂秋、徐碧云、程玉菁、李香匀四大霉旦，孟小冬与言高谭马、李万春与李少春郎舅之争，等等，以燕京散人为笔名的大作，散见于国内杂志报章，以及香港《大成》杂志，描写生动，人物活跃欲出，极具可读性。

美国寒舍猫庐珍藏丁秉铤先生的《北平、天津及其他》、《孟小冬与言高谭马》两著作，乃舍亲陈衡力公使所馈赠，丁陈二位原系北平燕京大学同学，也是戏迷同好，赠之不久，即闻丁先生以心脏病逝世，再不久，陈衡力先生亦去世，算来应是年前往事了。而《国剧名伶轶事》一书，迄无觅处。

旧历年前夕，由美返台，与老乳母共度春节。节后会友，遇大地出版社社长姚姊宜瑛，谈到丁秉铤先生三著作，早已购下版权，拟再版问世，惜觅丁先生令爱丁琪女士不着，无人写序，事隔五年向拖在这里等尔。闻之，不顾浅陋，当场自告奋勇，说是我可以替他写点什么，这就是上述与丁先生有关的滴滴点点。

当年在戏院中前五排左方的剧评家们，多已物化，只小周郎、王元富二君为硕果仅存者，写剧评原为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名伶轶事来龙去脉的专题报导，舍丁君外并无来者。现在，剧评家凋谢了，连发表这类文章的地盘也难找到了，二十余年的人事变迁，令人感叹。而在这渐渐步上功利主义的社会中，居然有人要把丁秉铤先生的遗著，重版问世，怎不令人拍案称快！

离台在际，拉杂写来，权当序言，不到之处，莫怪。

1989年2月25日永和旅次

王 序

王叔铭

谈国剧，绝不能忽略须生，因为由元朝杂剧开始，生角便与旦角构成剧中两大主要角色，而生角领袖群伦的局面，直到梅兰芳成名之后才告打破。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今天虽然仍旧看得到元明清时代的剧本，但在这三个朝代中主要演员的成就与贡献，却无从覆探了。

丁著《孟小冬与言高谭马》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因为他不仅把民初以来谭派传人在学习、揣摩、吸收、阐扬谭派须生的演唱艺术，叙述得巨细靡遗，而且就学者的家庭与职业背景，各个人的秉赋与际遇，对他们尔后成就与贡献所发生的影响，也分析得合情合理，不倚不偏。

孟、言、高、谭、马的戏，我都看过。孟女士来台定居后，更时相过从。所以丁著刊行前夕，请余作序，特为简介如上。

邱 序

邱言曦

我和作者年齿相若，生得不算太晚，都有机会接触国剧名伶在舞台上的实地表演；其声容并茂、各擅胜场之处，至今记忆犹新。但当时只居于欣赏者的地位，事后也不准备对他们的艺术作深一层的剖析；就如品尝旨酒，只知享受，并不想查问是哪一年份，用哪一种特殊的方法酿造出来的。

作者听戏比我听得多，不但听，而且能够品评，穷究其艺术的源流脉络。这几篇叙说已故须生名伶的文章，从他们的家世、学艺经过、演出情形、艺术评价说到个人的生活喜恶，对每一位名伶都是一幅忠实而完整的画像。所搜罗的资料也非常翔实，例如某人在某年某月某日在哪一家戏院唱的是什么戏，可以追溯到民国三年（1914），都记载得很清楚，像这样有系统地介绍国剧艺人的文章是不多见的。

一艺之成，备历艰辛，且才禀、师承、磨练都要配合得好才行。国剧艺人培养的过程比其他方面的艺术，时间长而学习苦；自幼年的腰腿翻滚、吊嗓、学腔到演出时的做表开打，一点也马虎不得，这是对身心两方面的“密集”式的锻炼。我们欣赏某一位演员的身上“边

式”，却不知道他在练功时吃过多少苦头；说这个人的嗓子受听，却不知道他经过多少个寒冷的早晨，在城墙根“呐喊”。即使这样，也不一定成材，许多人沉沦在配角零碎这个阶层，一辈子没有抬过头。青年时代在舞台上突出的表现，但由于继续钻研之不得其道，或个人生活的影响，中途颠蹶的又不知凡几。

舞台是冷酷的，观众是无情的，今天你唱得好，舞台是乐园，观众是朋友；明天你唱得不好，舞台是苦海，观众是敌人。李盛藻坐科时很红，出科以后，越唱越怪，就没有人听了。徐碧云是梅兰芳的亲戚，初挑班时表演并不坏，后来抽上了大烟，又好渔色，至于嗓音沙哑，观众对他也都掉头不顾了。幼年听言菊朋，正是他的鼎盛时期，他唱《辕门斩子》，前面是梅兰芳的《穆柯寨》，和他配余太君的是龚云甫，何其风光！到民国二十二、三年（1933、1934），他唱《定军山》、《击鼓骂曹》，只能上三成座，音量小得只有前几排听得见，这景况又何其冷寞！

一个国剧演员成名难，要长保美誉更难。这本书所描叙的几位名伶都是在舞台上站定了几十年的，他们能成为须生中的巅峰人物，绝非幸致。（言虽在晚年落魄，但究竟也红了近二十年，而且能自成一派。）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名伶的敬业精神——孟的苦心问艺于余叔岩，以及高、马的立意创新，都值得后一辈的艺人（不仅是国剧）效法。

国剧中的“自然法”或不成文法，也就是行规，绝大多数都谨守不渝，也是国剧能够发皇鼎盛的原因之一。言菊朋嫌他的戏码排倒第三，决定辞班，但还是先把这出戏唱完才能向班主提出来；如果他临时“罢演”，就是破坏了行规，以后也没有别的班子肯

邀他。更没有听说哪一个大牌演员迟到误场的（可能金少山是例外）。他们并没有宣誓订演员公约，却人人都知道遵守这种规矩。小至一个家庭、一种行业，大至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要有某种自然形成的约束，否则，就会乱得不成章法了。

谭富英以他的家世、天赋、环境，应该有更好的成就。民国二十三年（1934）他初挑班时表演最好，以后愈来愈懒散。抗战胜利后，他到沈阳来唱，我听了几次，觉得很失望；每出戏，他只卖几句，其余的地方都是敷衍了事，我总奇怪他何以这样不肯努力。这次看了秉铤兄的分析，才知道病根在受制于谭小培，生活上没有自由，唱得再好都不是为自己赚钱，才养成了虚应故事的坏习惯。

前一代名伶有值得后辈追迹的长处，也有不足为法的习气。谭、马、言都有不良嗜好。马由香港回大陆，也和他的嗜好有关。

“文革”后，马无戏可唱，被迫执打扫清洁的粗事。言和马的辞世，虽相隔二十四年，但都可以说是潦倒以终。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是一本值得细读的好书。它使你体味渊厚的戏剧艺术，也使你体味沧桑多变的人生。

自序

一九七六年年初，经友人敦促，把过去在香港大人杂志（现已停刊）上所发表的文章，搜集成册，刊印了一本《国剧名伶轶事》。三月初版，四月再版。虽然嗜痂有人，却也不胜惶恐。于是朋友们又加催促了，再接再厉，再出一本书吧。

笔者年逾耳顺，尚为衣食作牛马走，白天办公，晚上偶有酬应。老牛破车的贱驱，保养之不暇，还要抽空写作。如果不是对国剧有浓厚兴趣，真是没有精力和时间来涂鸦的。业余写稿人的苦处在：只能“零售”，不能“批发”。从去年起，为《国剧月刊》和《传记文学》每月挤出几千字来，有时也到万言。一年多了，可以从“零存”到“整付”啦。于是又辑集了这本《孟小冬与言高谭马》，稍似近代须生摭谈的性质。

在近代须生中，孟小冬剧艺卓越，地位超然。一九七七年病逝，实在是菊坛一大损失。因此本书将去年迄今，笔者为各杂志报章，所写有关其身世、剧艺、生活及身后哀荣、遗音整理之文字四篇，荟集一起，可使读者对一代“冬皇”，略有所识。因写作时间与刊物之不同，内容不无极少雷同之处，为免删改得支离破碎，就

一仍其旧了，这一点是要请本书读者原谅的。

言菊朋、高庆奎、谭富英、马连良四位，虽然去世稍早，但在须生地界，他们都各占一席重要位置的。如果谈近代须生，似乎是必不可少的几位名家。

王叔铭先生惜墨如金。承赐序，非常光荣，特此申谢！

邱言曦（南生）先生文名满天下，他的文章寓意深远，结构谨严，字斟句酌，一丝不苟。有如余腔的散板，字字珠玑，耐人咀嚼，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去岁初萌刊行此书之议，曾以赐序为请，慨然应允。乃今春卧病甚久，目前稍痊，仍在休养阶段，付梓前夕，不忍劳其精神；又不舍放弃鸿文，遂委婉相商，能否动笔。欣蒙可裁，克日将序文赐下，其重然诺之助人精神，感且无既。

吴普心夫人吴彬青女士，与孟小冬知交多年，且系余派名票。早年粉墨登场；现仍偶尔清唱，韵味隽永，足为后辈典范。承假孟之珍贵剧照两帧，公诸同好，隆情盛意，令人感佩！

沈苇窗兄，剧学渊博，收藏丰富；不但是“戏篓子”，而且系“资料库”。友朋所需，有求必应，其热心国剧，贡献厥伟。对此书中剧照之供应，谨表谢忱！

最后，还请读者诸君，多加指教，以匡不逮；来鼓励我以后能有灾梨祸枣的勇气。以上说的不少了，就算是序吧！

丁秉鐔识于台北寄庐

一九七八年五月

目 录

侯 序	1
王 序	3
邱 序	4
自 序	7
一代奇女子“冬皇”之由来	1
记余派传人杜月笙夫人孟小冬	5
敬悼孟小冬前辈	15
孟小冬丧仪哀荣	36
孟小冬遗音整理经纬	41
孟小冬剧艺管窥	47
言菊朋走火入魔	73
高庆奎慷慨激昂	92
谭富英其人其事	119
马连良独树一帜	156
马连良挑班二十年	171
马连良剧艺评介	187

一代奇女子“冬皇”之由来

沈苇窗

我在上海之时，有一个戏剧界同好聚餐会，名为“今雨集”，我年龄最小。集友中有位沙大风君，曾在天津办过《天风报》，后来又在天津《商报》副刊“游艺场”上撰写“孟话”，专门记述孟小冬女士的生活起居，称孟为吾皇万岁。当年有一首打油诗，传诵一时，曰：“沙君孟话是佳篇，游艺场中景物鲜。万岁吾皇真善祷，大风吹起小冬天。”后来沙大风自己告诉我，这“冬皇”二字，是他专为孟小冬上的尊号，他集了一副对联，联语是：“置身乎名利以外，为学在荀孟之间。”他这所谓荀孟，即是指荀慧生和孟小冬，不作第三人想的。其后，孟小冬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演唱《搜孤救孤》后，沙君写了一篇稿子，交给我编的《半月戏剧》上发表，称孟为吾皇，自称老臣，文中称吾皇者二十余次，别开生面，可惜这本杂志现在找不到了！

孟女士生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她的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十六日，她的艺名“小冬”二字，不知为何人所取，既切合时日，又叫得响亮，应属姓名学中上上之作。她的天分极高，从过许多位名师，在拜余叔岩为师之前，她就跟仇月祥、陈秀华、孙佐臣等学

过戏，她在《骂曹》中的鼓法，得自杨宝忠；言菊朋也教过她的戏。有一次，“冬皇”告诉我，她曾经打算拜言菊朋为师，但言逊谢，并说：“我没有资格收你做徒弟，眼前只有余叔岩文武不挡，可以教你，但余为人孤僻，我无法为你介绍。”后来，孟之投入余门，历尽周折，拜师之后，侍疾如事父母，因之所得特多。孟的兴趣是多方面的，在香港的时候，曾经从刘源沂学刻图章，跟刘家杰学过英文会话，又从太极拳名家董英杰的女公子学过太极拳，亦曾临写《孟法师碑》，“多才多艺”四字，对她是当之无愧的。

她不大肯谈戏，但有时候也偶尔会透露一鳞半爪。她曾说，早年时，她学的是刘（鸿声）派，高唱入云，讲究斗嗓子。后来，她到上海黄金大戏院和金少山合演《法门寺》，她的赵廉，金的刘瑾；金的嗓子已经够高了，但她比金少山还高，韩金奎演的贾桂在台上大乐，到后台说：“金三爷今天可被孟爷压倒了！”有一次，在香港她府上闲话，同座有陈中和兄，谈起《战太平》中一个身段，她忽然施展一下，大家正在欢喜赞叹，忽然她回房睡觉，我喻之为“神龙见首不见尾”！

民国三十六年（1947）九月七日、八日，她在中国大戏院为杜寿义演《搜孤救孤》，连演两天，找票子不易，我乃商之于马连良，连良说：“我也要去看，你跟住我就是。”就在七日那天，我和连良在中国大戏院二楼听看，临时排位子，只得合坐一张凳上。那晚所得的印象如下：一、赵培鑫的公孙杵臼先出场，穿的一件古铜色褶子很新，显得生硬，等程婴出场时，孟穿的一件黑褶子八分新，十分自然。这件褶子，她带来香港，去台湾以前，当我的面送给老教师周文伟了！二、孟出场时，略显紧张，在上场门时，靴子



《搜孤救孤》孟小冬（中）饰程婴、裘盛戎（左）饰屠岸贾、赵培鑫饰公孙杵臼（右）



《搜孤救孤》剧终谢幕（1947年9月8日）

侧了一下，大家代她担心，其后安然无事。三、程婴与公孙杵臼对话时，程表示要倾听公孙的意见，将椅子向前一拉，同时念白，动作自然，神情如画，连良与我同声叫好。四、魏莲芳的程妻，称职而已。裘盛戎的屠岸贾十分卯上，从此，裘在上海走红。五、孟演至公堂一场，情绪稳定，嗓音响亮，动作不多，但每个身段都极边式。六、场面上打鼓的为魏三，名希云，胡琴王瑞芝，月琴闵兆华为闵采英之弟，是我的小朋友，后来下海唱小生。当法场一场，胡琴拉“哭皇天”时，彩声四起。七、戏毕，台下掌声如雷，要求谢幕，孟不肯出场，杜月笙亲自从前台到后台去商请，方才出来。第二晚，因先有准备，就比较从容了。

“冬皇”不但在舞台上是一位好演员，其做人之道，也有许多值得称颂之处，譬如她答应了说从此不再登台，便谢绝氍毹，可谓言而有信；定居台北，从无一人敢于提出请她唱戏，抉择自由，大义凛然。所以我曾和她说：“你应当住在信义路，你是最有信义之人！”她闻而大笑！援笔书此。以纪念此一位奇女子，忆念不尽，当有续作，请俟之异日。

（《传记文学》1999年2月号441期）

记余派传人杜月笙夫人孟小冬

刘嘉猷

孟家是梨园世家

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国剧余派传人杜夫人孟令辉女士，因哮喘重染，并发肺气肿及心脏病，在台北中心诊所仙逝。港台的平剧爱好者，闻此噩耗，无论识与不识，都一致对她表示哀悼。

杜夫人艺名小冬，尊称冬皇，原籍山东，却生长在上海，她的祖父和叔伯们都是名伶，乃一地道的梨园世家，她的父亲孟鸿群，行四，我不深知；倒是她的叔父孟鸿茂，乃南方名丑，逢时逢节总是随赵如泉到法租界三德坊先师严独鹤先生家去拜节请安，屡请先师吹嘘其侄女孟小冬，这是我最初听到冬皇的艺名，并无直接的印象。

笔者南来之初，颇多闲暇，乃深嗜皮黄，对余派剧艺尤为沉迷。当冬皇赁居于香港使馆大厦、摩顿台以至继园台时，与名票陈中和、章贤钊两兄，亦偶尔到孟府去盘桓。冬皇在高兴的时候，很是健谈，乃得乘机恭聆她闲聊梨园掌故，以及余派剧艺的精粹所在，颇有如沐春风的感受。关于冬皇艺事的卓绝，和为人的谦逊，